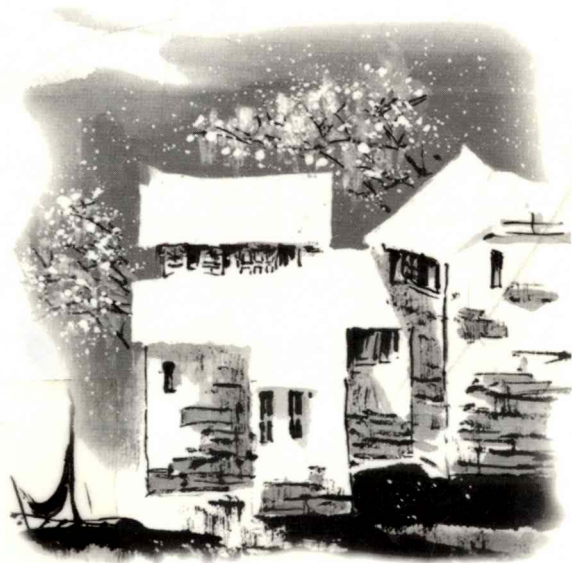


· 名人名家书系

梁锡华

著

今夜月圆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今夜月圓 | 梁錫華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夜月圆 / 梁锡华著. —2 版.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12(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68-2

I. 今…

II. 梁…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261 号

书 名:今夜月圆

作 者:梁锡华

编 者:傅光明

责任编辑:钟秋菊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222 千字

印 张:18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2-868-2

定 价:19.80 元

自序

几乎有二十年了，那时我写过一篇题为“读朱自清《理想的白话文》”的文章（收入拙著《且道阴晴圆缺》书内），里面有下列的话：“白话若缺乏光荣的文言传统作滋补，势必‘营养不良’……大众传播的语言，应该较近明白如话的标准。在庄严典雅的场合，文言色彩自然加深加强，而一般文学语言所表现的，应该不是面目可憎的文白夹杂，而是有机组合的文白交融。不是难以卒读且不堪入目的恶性西化，而是……那种可以琅琅上口且姿致清新的西而化之。”今天，说到写作媒介的文字，我仍然怀着上述的信念。

另外，前辈作家像梁实秋和林语堂，都说过文章做得漂亮与否不要紧，做人却需正派。这话听来道学气相当重。照所知，坏蛋和混蛋文人而彩笔辉耀的，古今中外俱备。另外，“正派”的定义是什么，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有不同解释。若争辩，面临的灰色地带太辽阔，要一刀切作黑白之分十分困难。不过，我相信，写散文、随笔、杂文等，诚与正是重要的。别人如何不论，但我这是持守的标准。诚是诚实，要说自己的真心话。正是正直，论人、事、物要全面、要公平。若合适，表现手法无妨百花齐放，甚至滑稽突梯、百怪俱全，但总归于正。这样说来，难免跟品格扯上关系，要是拐个弯儿，和上述梁、林二公讲做人的道理，自然有

灵台经络一线牵的因缘。

我认为做人做得正派,即使文章写得平平无奇,下笔之际也会感觉舒畅些。说得不好听,写小说还无所谓,作者不必一定要满身唯诚唯正,但抒情与论说文缺了诚与正,至少我自己,会感觉难以下笔。如果提高一步,例如说浩然之气、天地正气等,非其人则无其气。若有,当事者很有资格做双重以至多重间谍,纵横国际而近乎所向无敌了。这门子好汉不屑提笔,更没时间做文人。

写文章是磨练笔头,世所公认,但写散文、杂文在笔头之外,兼磨练自己,这是我的看法。回顾数十年个人的奋斗,我老是觉得不足之处很多,无论作文章或做人都距离理想尚远,不过时刻努力持守诚正,以祈止于至善,倒永远是心底宏愿和身上热血凝聚最高、最浓的一点。

梁锡华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于加拿大本纳碧市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梁锡华 1

• 第一辑 •

夏游三则	001
旅的三面	008
一山复一山	021
二人行	026
宝云幽径	030
阿樽的樽颈	037
谁弱又谁强	041
登山复登山	048
八仙之恋	051
大小万花筒	057
我不要做神童	059
雄榕颂	064
抓住不放	067
劳动的爱歌与凯歌	070

温温淡淡,明辉灿灿	073
漫语慢蜗牛	078
珠玑落盘,百代生辉	082
悲恨的一曲	085

•第二辑•

我也有一个梦	089
堕落乃开会	091
枷锁满身哀自由	094
头上那一把	097
请开口,不要忍	099
怀的是什么才?	102
追求	104
吃喝漫语道香江	107
吃喝跑爬话香江	111
下午茶经	114
如歌如梦的独立	117
嫁与不嫁为多情	120
难得痴疯	123
今夜月圆	126
凜然语冰	128

•第三辑•

抒情	131
文人的鬼胎	133
口之德	135
舌言舌语	137
话电话	140
考试	143
学而不化	145
惧内	147
你还敢笑?	150
为男人危	152
荤素之间	154
厕文化	156
挣扎,你的名字是女人	158
难解的结	160
放马过去	162
跟鬼走	164
万古长存的气	166
疯颂	168
金光共文光一色	170
殡仪和殡义	172

辞职三昧	174
慎防谦谦	176
阴阴隐隐地忍	178
摇曳生姿威尼斯	180
系怀之城	182
压成沙或压出花	184
望断天涯路	187
远托异国,今人所唏嘘	189
妙法多如云彩	192
悲喜不是肥皂剧	196
无名之有味	201
土洋二相	203
盛事连篇	205

•第四辑•

说人·话文·道情	207
爱情与色情	219
文学创作与情	236
学者的散文	250

编后记	傅光明 275
后记	277

第一辑

| 夏游三则

— 爱此阴寒

——我来不须晴，微雨正相宜

——陆游



真料不到，一别几近十三年，才再飞伦敦。

“天气：云多，偶有骤雨，温度摄氏十五度。”这是航机机长的话。

“云多，偶有骤雨”，这有啥希奇，伦敦本色嘛。但，“十五度”，仅仅华氏六十度，天公也未免太吝啬了。总之，往伦敦，绝不能忘记带毛衣，最好外加雨衣，即使在夏月。

很多人讨厌伦敦，只因天气。灰灰的楼宇、灰灰的街道、灰灰的人流，配上头上灰灰的天……天，我的天，够了，够了，这样的四顾阴惨，人能逃得过灰溜溜的下场吗？难怪有几个朋友，讲起来都怕。黄国彬断言：“阴暗天气叫我情绪低落，做什么工作都没有劲了。”

因此我不时会想，我做研究生是注定该往英国的。从冬季阴雨的温哥华，跑到长年都可能不离阴雨的伦敦，读书升一级，天气升一级，

岂不正合适？天愈灰冷，我的头脑心思愈清明，不论躲在私家的斗室，或公家的偌大厅堂，例如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都静享一种神秘幽渺的安谧和舒畅，真恐怕要待太阳出才能情绪低落了。我热爱伦敦的阴冷！噢，这句话其实不好随便说，因为世上有心人太多，很容易给他们听进耳朵，立刻骂一句“帝国主义奴才思想”，然后定之和“美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同罪。不过阴天之不得人心，处处皆然。若对英国人说英伦天气好，我的经验是，他们如果不哑然失笑，就是愣一下，继之无言、微笑、颌首，意思是：“敝国蒙阁下错爱了。您论天气的话，真是过奖。”

但我个人总觉得英国的天气不坏。骤雨洒几下，叫人群和整片大地都鲜活清爽，连最笨的，也不致全人昏昏，什么空气污染，也凶不起来。即使你不爱雨，只要幽默地看它为天神开玩笑，就心平气和了。进一步，可能会修到像宋人，对雨而哲学起来。我是这样想的：假如马克思当日落难在阳光随处和歌舞加斗牛遍地的西班牙，而不是阴冷并酌加骤雨的伦敦，他能否写得出《资本论》，实属疑问。

英国的阴寒雨，早已驯化到人性多、野性少。它没有特别骄横的内涵，它不像南中国地区的兄弟，发起脾气时会从点点滴滴一翻脸而变滔滔汨汨，再变可能成洪水，害人倾家荡产；或挟台风以俱来，不把大地鞭挞到遍体鳞伤不啸傲而去。我相信英国人的幽默感是跟灰云和骤雨有血缘关系的。他们处在那个环境，若不幽默，早就死得七七八八了，余下的，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全身的毛孔和神经，生来跟灰云、骤雨、阴寒合拍，几乎是唱和。

为伦敦天气说好话的同时，我必须指出很多人对所谓雾都的无知与偏见。在最近一年来，我还念过两篇文章，内中都有骂伦敦大雾的话。其实，伦敦的毒性黄雾，自一九六一年空气清洁法案一执行，已消逝在历史书页中了，但世人还是迷信地咒，习惯地骂，好像不写此京城则已，一写就得瞄准雾这个目标发炮。这种闭眼的报道和愚昧的胡说，是最叫人光火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雾，每年在春夏之交，岂只白蒙蒙，简直是昏盲盲而且湿漉漉，但却没有人写文章讨伐。习惯与偏见之害人，可怕！

在英国漫游十余天，俯仰在最低九度、最高十九度的气温中，自觉有福。偶遇一些骤雨，感到如晤故人。回香港一出机场，给三十二度的



湿热紧罩密封；四顾无由逃，最后窜进的土，在那躲灾式的微凉小天地，不怀念英国还怀念什么呢？

二 团游与导游

——秋堂一笑共灯火，与公草木臭味同

——黄庭坚

以团体旅游而论，是华人团好呢，还是洋人团好呢？这件事当然是见仁见智。前者的优点，是同气连枝之外，还能有饭同吃，但优点往往也是缺点。因着同气，谈起话来人人呼风唤雨，是出入旅店也好，车上无聊也好，不离声浪高。同吃呢，更坏。大家围着圆桌子，光景是一群饿狼抢噬什么猎物。先吞肉，后攫骨，至终舔汁。文明扫地，自不待言，而饭后多少人不是胃尚空就是胃微痛了。在洋人团中，即使同桌，也是各吃各的。有话多说，无话免说，谁也不打算作生死交，所以较合培元养气之道。当然，怕寂寞的人可能受不了。是闹死好还是闷死好呢？真难说！

和洋人一道团游，最烦心的是吃晚餐。他们往往煞有介事地穿得四平八正，女士们更要刻意在脸上抹弄一番才出场。中国人潇洒，哪里像他们必换衣裳才吃饭的？若说不换，当然无碍健康，但要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不过这次和洋人一起观光，基本上是满意的。

导游小姐（或太太）柯拉（Cora）多才多艺，会讲名胜、历史、地理、天文之外，还会唱歌、朗诵。到斯却勒福特（Stratford），她念莎翁名句；近格拉斯米尔（Grasmere），她背华兹华斯的抒情诗。她的英式幽默不时叫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但这点不列颠土产，我们进入苏格兰之后，更享受到脑满肠肥。原因是，一踏入此地，英格兰导游要让位给苏格兰导游。后者衣民族服，最特色的一点，不用我多说，自然是格子裙。此公须发如雪，高头大马，一上车，已经威镇八方，一开口，完全是个祖父格局。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名字是鲁宾·罗伯逊(Robin Robertson),嗯……”他横扫全车旅客一眼:“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

只这一句,已够叫我们留心听话了。

鲁公滔滔不绝,口才奇佳,一下甜甜地笑得像春阳,一下冷冷地严峻得像秋霜,但那个冷的底下,到底是暖的,因为他三句不离幽默,而方便时,照例射南人(英格兰人)一软箭,以示慎终追远。我说照例,盖英、苏两格兰,对外是齐举不列颠的米字旗,在自家屋檐下,却历世历代阅墙不已。以往是打杀掳掠,什么都干,进入近世,大家文明起来,但彼此之间,除了不白刃相见,还是争争吵吵骂骂,好像不如此无以过日子。他们从好意的嘲笑,以致近乎恶意的讥讽,总之想得出的,都倾诉得淋漓痛快,正所谓“民主就是大家骂”,好看好听之至!

鲁公有外威,蕴内涵,赢得我们全体旅客的敬仰。现凭记忆恭录他的隽语数则于下:

“看,这里是路易·史提芬逊的故居。世人有没念过他的《金银岛》的么?若有,那就比金银的岛更可贵了。物罕为贵嘛!诸位女士、先生,史提芬逊的金银岛到底坐落何方?有人以为一定在南太平洋某处。唉,错了,它就在你们眼前啊!”

至此大家愣住,摸不透鲁公的把戏。

“看见没有?他房子对面公园里头那个小池塘中的一堆石头,就是金银岛!他当日就是朝夕亲近这堆劳什子而把它幻成金银岛的。你明天自己去走走,细心查看,就知道小说的山路、水洞、海滩、崖峰等,和池塘的一模一样,而池塘就是大海洋!”

“哦,这里,是另有故事。看这了不起的建筑艺术品!这是苏一格——兰的大一作家卫尔德·史葛特爵士的纪念塔。你们知道的,他的作品几十本,译成世界多国文字。我们苏格兰重视文学呀!地球上哪有哪处地方为文学家建过一个比这个更高、更大、更美的纪念塔的?我们爱丁堡每年的书展,在全国首屈一指——最大、最有意义;你们知道英格兰为什么比不上?那班坏心术的南方蛮佬不懂得念书嘛!”

众人哄然大笑。鲁公掀髯大乐。鲁公不提南人则已,一提就是 the wicked English。此词译为“坏心术的英格兰人”实在不能尽其义的。

“我们的女王通称为依丽莎白二世,这完全是那些坏心术的英格



兰人的鬼把戏。她在苏格兰，是称为依丽莎白一世的。”

在这里，鲁公勾起十六世纪英格兰依丽莎白王后和苏格兰玛利王后那段惨刻的斗争；他轻轻一语，就把前者踢出历史了，真是高手！

“查尔斯王子是什么威尔斯亲王！他在苏格兰，大家叫他做罗息斯公爵(Duke of Rosyth)。说到他，最可惜的，是他竟然跟一个坏心术的英格兰女子结婚！”

鲁公扬眉眨眼之后，微笑，大家也报之以一笑。他朝车外望。又道：“今天天气，不坏……嗯，还可以嘛。有点冷，偶有微雨，但透露阳光。我们这里，爱丁堡，只要不太冷，就是夏天啦！有时候，七八月也忽然下微雪。无论如何，不下雪，或者下不太多的雪，也总可以算是夏天了。”

“我们苏格兰出口业鼎盛！”鲁公话题一转，好比是直升战斗机起飞，轰然一声，众人无不睁大眼睛仰望。他的两片薄薄的红唇，掀开上下的白胡子广播说：“我们人口五百万，输往外国的却有九倍之多，真厉害！可是，目的地都是那些可怕的地方呀，就像澳洲、美国、加拿大、纽西兰等等。那些蛮疆，唉，太阳把人晒黑、晒疯，人到头来只会喝汽水和果汁，脊骨就硬不起来了。”旅客中澳洲人最多，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大家都嘻嘻地笑了。和鲁公算是同吃旅游饭的有一位歌者，晚上在酒店为旅客举办的晚会上，也说了一句抵得上鲁公嘉言的妙语。他在台上一鞠躬，脸上绽开一朵大微笑，问道：“座客有来自英格兰的么？”某角落响起回声之后，他深深地再鞠躬，大声说：“欢迎进入文明！”

我最欣赏鲁公的一句，是旅游车在爱丁堡驶往谬维尔勋爵(Lord Melville)铜像下面的时候。该像耸立在一根高大得离谱的石柱上，有俯视全市之势。鲁公呢，往上斜睨一眼，显然对十八世纪末那位名重大不列颠且威振四海的海军大臣兼政客心存不敬。他往外一指，阴阳怪气地说：“谬维尔勋爵石柱。你们看顶上的他，多神气：大无赖自然捞个大铜像！”鲁公的正义感是无可怀疑的，他并不因谬维尔是苏格兰人而徇私。

回香港之后，柯拉的红发，还是我和内子闲谈的话题，但鲁公全人的形象，比柯拉那一头赤焰是更鲜明了。

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后得多说一句：它们是有所谓边界的。有

些地方,还立大石为记,凿上各别的“国名”。在接近约克郡的“边防”地带,最妙的是大石之北,停了一架,不是警车或海关车,却是卖软冰淇淋的车,名为“软先生”(Mr. Soft)。大石之南,不用说是英格兰之境,面对“软先生”另停一车,店名“超等软软先生”(Mr. Super Softy)。两家不用说是同操一业,也就是同行如敌国。游客吃吃这边的软,又吃吃那边的软软,大都尝出不列颠的幽默风味。当然,外国人有赞其齿颊留芳的,但严肃派如日本人者,皱眉而骂之曰“不列颠病”(British disease),也是由来有自了。

三 要财要命的伦敦

——此地风烟古,前人赋咏多

——赵师秀

伦敦物价之贵,虽然未算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总是名列前茅了。地下火车算是最经济的交通工具,但一动也得四十便士(港币四块多),动远一点更不用说。

伦敦害人破财,方法之多,不能尽录。英国文豪约翰生(Samuel Johnson)约二百年前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人厌倦伦敦,他就是厌倦人生,因为人生能提供的一切,伦敦都有。”这话今天依然生效,因为无论是谁,在伦敦待了一段日子之后,总会找到他情之所钟的对象。众所周知,兴趣这东西,要是像杂草那样拚命长,当事人银行存款的数字,很可能是那么容易加长了,进一步,会加速缩短,短到零。

伦敦的文化活动兴旺极了,在夏季更热闹,看看海报,谁也心痒得像全身爬满了蚂蚁,结果是忙了手脚,无所适从。东跑西跑,还不破财么?不讲文化的粗人、妄人,在伦敦自然有粗的、妄的好去处。十九世纪英国的名首相迪斯瑞里(Benjamin Disraeli)曾说伦敦是“一个现代的巴比伦”,以示其荒淫堕落而无可救药。这个英国第一大城,今天按“巴比伦”程度虽然输于欧陆一两处地方,但什么人要无可救药,总是方便的。

伦敦既然具备充足的条件以适应世界各阶层人士的口味,它吞噬



金钱的胃口自然大。吃钱之后跟着是吃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到一个地步如果钱完了,往往命也完了。说伦敦要财要命,道理就是这样。另一种要命是阴冷的天气,不过“要命”这两个字在此应作别解,是特别对喜爱阳光的人说的。

将来的伦敦,看发展,会更加要财要命。原因是:目前英国国力疲弱,大家靠祖宗余荫,都拿出古董来赚游客的钱:堡垒、教堂、名人住宅和遗物……什么一千几百年尘封的东西,全部成了供人挖荷包以博一览的生财物。许多博物馆是不收门票的,但进英国的游客,有只参观博物而不消费的么?

现在旅游业在英国已经是第二号工业。政府和人民似乎上下一心,要在不久的将来把这本小利大的玩意儿提升到第一号工业的地位。这件事要正正经经地干,得花一些心思和财力,但蹊径,却可以凭鼓动罢工就大事成了。如果工会弄到煤矿倒、火车停、什么厂都关门大吉,剩下无厂无烟生利的旅游业自然一跃而为国民收入总支柱了。可是,这在英国,会是一件多么可哀的事呢!不思奋发,只向先人遗物打主意,这总是不长进的行径。但我相信英国人到有一天,当维多利亚时代的心态消尽后,是会再有出息的。到那时候,如果伦敦还是要财要命,将会是另一个形态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廿七日

旅的三面

一 旅之意

008

所谓旅，即旅行或旅游。凡出门往外地，一律可以笼统称为旅行。旅行不一定是游，但旅游却一定是游，后者强调的，是观光揽胜。至于每天从甲地到乙地上办公，再从乙地下班回甲地，就不算旅行了；不过英文 travel 这个字，倒是可以兼指旅行和上下班的，因此 travel time 一词，常用来说上下班所需的时间。

出外旅行少有不带目的的。古时候，这可能是上任、出战、宣慰、外交、贸易、传道、探险、劫掠、进修、游览、研究、求仙、求道、求灵感，或求满足一己的浪荡情怀，后者就是德文所说的 wanderlust，英文也借用这个字。上述多种目的，有些大概会永存不废，除非人类灭绝。那些目的又有履行职务之分。比如说贸易，有奉老板之命出外的，也有自愿为老板而自动出门上路的。当然，有时候也有奉命和自愿二者相结合的情形。

旅之范围，昔日不论中外，多半限于城镇以及人类聚居之地。古人对荒野区域常怀戒心，对高山深谷，惊惧更大，因为害怕毒蛇猛兽和鬼